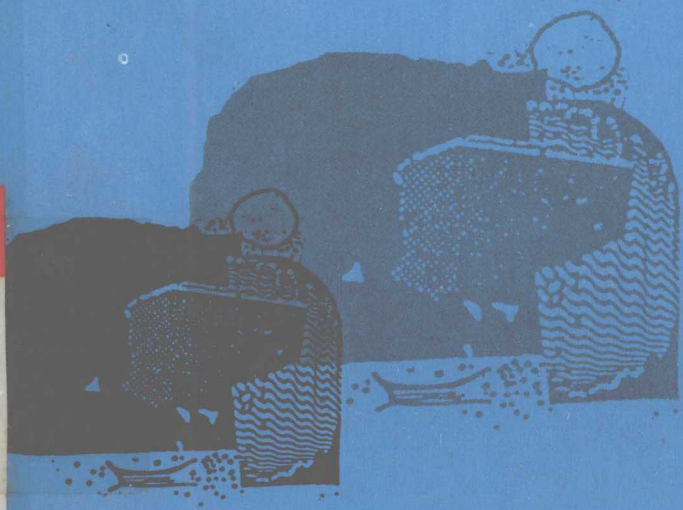


梦想成真

——《三十五个文学的梦》续篇

峭 岩 主 编



解放军出版社

梦想成真

京新登字117号

书 名：梦想成真

——《三十五个文学的梦》 续篇

著 者：峭 岩 主编

出版社：解放军出版社

〔北京平安里三号/邮政编码100035〕

印刷者：国防大学印刷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8.5

字 数：190千字

版 次：1994年10月第一版

印 次：1994年10月（北京）第1次

印 数：1—3000册

书 号：ISBN7-5065-2469-4/I.282

定 价：7.50元

卷首语

军艺文学系成立之初，出版了《三十五个文学的梦》——一本播种的书。军艺文学系十年之后，出版了《梦想成真》——一本收获的书。

当年，北京魏公村那座军中最神圣的艺术殿堂首次接纳了35名才华横溢的男女学员，让文学界好一阵激动。这一群，大有崛起文坛之势，也给军事文学的繁荣发达带来了勃勃生机。

果然不出所料。他们迎着红叶如火的金秋走来，又披着繁花似锦的夏日离去。他们都成功了。在文学的大百花园中，有了自己最亮丽的一束。当然，这里面包含了许多汗水、许多艰辛和酸甜苦辣。然而，不管怎么说，文学大道上走来的这35条汉子，个个都是好样的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：《三十五个文学的梦》频频告罄一版再版，让我们想到有出版“梦”的下篇——《梦想成真》的必要。一来可满足广大文学青年继续了解他们的需要；二来有呼有应，有头有尾也算圆其好梦。所以，此种想法责编与军艺文学系嵇岩主任商量后，一拍即合。经过近一年的组织采写，终使本书在纪念文学系成立10周年的日子里同大家见面。虽然有些人各有原因还不能给本书画个“○”，留下了遗憾，但未必留下的遗憾就是遗憾。做为编辑和出版者，等待和希望是一轮永恒的太阳。我们愿意在等待和希望中共享丰收的喜悦！

目 录

1	倦鸟无归	
	——关于李本深的若干闲言碎语·····	李平易
2	追赶远天那片云	
	——沈石溪近况·····	姜兴华
25	在一片美丽的土地上	
	——成平彩照·····	曾维浩
36	京城书界一“腕”	
	——董保存其人·····	落 雪
45	愿望永远在你的面前	
	——记王海鸰·····	王 颖
55	永远的文学梦	
	——刘宏伟印象·····	周政保
65	宋国勋另寻活路	
	——宋国勋采访录·····	王 强
73	“请把圣洁留下”	
	——王苏红素描·····	丁海椒
92	居高声自远	
	——话说张俊南·····	程步涛
102	此梦古难全	
	——张波及其小说·····	陈志红
114	我看何继青	
	——何继青点滴谈·····	王 莉
124	生命之树	
	——记常青·····	李 兵

136	也谈朱向前	
	——朱向前的故事·····	张聚宁
152	莫言一杯热醪心痛	
	——又侃莫言·····	刘毅然
171	山高水长	
	——细看苗长水·····	王 瑛
178	一个中国作家的忧郁	
	——远瞧陈道阔·····	陈歆耕
186	自然的溪流	
	——尹卫星琐记·····	汪德文
202	心灵旅程	
	——也说黄献国·····	温安军
216	还来认识自己	
	——与江水的对话·····	芝 素
225	第四个台阶	
	——宋学武追踪·····	刑军纪
235	在超越与困扰中跋涉	
	——施放印象·····	肖 阳
248	永远的真实	
	——访李荃·····	周 建
256	骆驼，你为什么不出沙漠	
	——陈晓东速写·····	王 霞
271	“李存葆文学现象”	
	——浅谈李存葆·····	蔡桂林
283	西北有个徐广泽	
	——话说广泽老哥·····	李本深
291	躁动于天然于宁静	
	——雷锋肖像·····	李健力
302	今天他去拍电影	
	——刘英学剪影·····	玛 然
313	后 记·····	峭 岩

倦鸟无归

——关于李本深的若干闲言碎语

李平易

本深和我相识于一九八八年十月，要写他最好从那时下笔。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开学有一阵了，我俩都因事滞后，很难迈开步子，靠着学校的电报一催再催，被“勒令”在某个最后限期赶到了学校。一间紧对着卫生间的住房留给我俩填空。“你是李本深吗？”“我是的，我知道你是谁……”从彼此自报家门开始，某些精神气质上的相近，就使我们结成了亲密的同窗关系，我对他的了解自然日深一日，直到毕业各归南北。

当然我早就知道李本深其人，读过他好多作品，对他也有几分暗暗的钦敬——那时我还不明白他曾经相当的辉煌过。可是我直接接触到的他却有点不太对劲儿，他的自我感觉相当糟糕！这个所谓的研究生班人不过四十几个，若就创作成果和才华而论，则很不整齐，是大可分个三六九等的。以本深的资历，不说顶尖儿，能把他比下去的确实也没几人。可是他在任何人面前都小学生般虚心，而且是很真诚的。到校刚四天，老父病重催他回家的电报来了，我多少才知道些究竟，原来他自军艺毕业后，日子一直不顺，年初久病缠身的老母去世了，那病情，那死神光临的过程是凄惨的，撕心裂肺的，一直守候床头的本深以其心灵的敏感，自然受到持续的很深的刺激。而同时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也病倒了，同样也是不治之症。表面看来和蔼美满的家庭也使他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，说当时的他是一头困兽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收到电报后他无话可说，只匆匆往回赶，兰州也够得上是遥远的地方了。一去二十多天，十月底要考政治理论，又是电报去催。他于考试前一天赶到，整整五十个小时火车，有一半时间还得站着，真是风尘仆仆。奇怪的是他抓着复习题纲，只那么胡乱念一通，轻松考下来并不比死记硬背了一个多月的我们少几分，真是噎得几个对分数感兴趣的仁兄吃不下饭。这颗岔了神经的脑瓜儿还真管用呢。人们不得不对他这个方面的特殊才能刮目相看了。那一阵子，对着卫生间的四〇四室真是宾客如云，须臾不能开的门不得不开着。本深天生一种兄长风范，故作小学生状也不行，何况他那么多苦都受过来了，多接受一些教诲似乎也是应该的。于是我听见大于他的叶文福向他喷发豪情，成吨“诗弹”频频投掷，他笑嘻嘻一次次接受诗歌启蒙。小于他的洪峰对他宣讲当代爱情哲

学，他更是听得聚精会神，巴尔扎克式的虚假繁荣的脸庞纹丝不动，每回听后都如梦初醒。而当几个人相聚，话头嚼得无味，出现静场时，往往又是他打开话匣子，不惜引火烧身，糟践自己。事后想想，他那一段故作的轻松实在难堪。“不故作轻松又怎样呢？那时我神经绷得太紧，无法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那样开口说话，我确实不会说话了。”以后回顾这一段，他大有往事不堪回首之状。故作的轻松也不可长，没几天，家里告急信又是一封接一封地不断发来，他心绪不宁，坐卧不安，终于还是买票走了。前脚刚走，父亲病故的电报也就到了。在他料理父丧期间，学校决定提前考试，往他单位上拍了电报，然而总没有音讯。都以为他受不过折磨，退学拉倒了。可是等大部分人打点行装准备上路，他又出乎意料地来了，原来单位没给他转电报！好在班上增加了几个插班生，可以安排补考，才不致于掉到旁听的份上。但往来奔波的本深因缺课太多到底给学校的领导批评了几句。世上最难当的本是孝子。

那一段时间他能静下心写作的时间并不多，在那有限的在校日子，每个下半夜他都奋笔疾书，或者从他的黑包里掏出硬壳笔记本整理素材，每天都尽量写一点儿，大约是他这个专业作家长期养成的习惯了。熬夜我是拼不过他的，总是先于他睡下。可是也经常在某个小时被他霍霍的磨牙声惊醒，这声音尖利似要刺穿耳膜，比老鼠咬锅盖要恐怖得多。我隐隐感到本深之生命之躯犹如一架能量巨大却没有调理好的机器，憋得他几乎要爆炸了。懂得医学的人说他内里有邪火，导致心绪不宁，这也许是有道理的。不久这邪火不但使他磨牙霍霍，还使他脑袋上鼓凸出红色山包，艳如鲜花，为此很冤枉地划了好几刀，可真是内忧外患，人无宁日了。

就在这命运的恶意捉弄中，本深还是出了一部长篇，基本解决了自己的学费问题。那部书他不愿给我看，我也没能记住篇名。

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本深那时之种种表现，乃是用力挣脱种种束缚，重新获得心灵自由后呈现出的一种不稳定态，是一种暂时的失重，也是新的激情初起时的溪流。当然，那时他自己也不明白。

果然，过了一九八九年春节重新见到他，他平静多了，磨牙声趋于消亡，偶一有之，也不那么霍霍，脑壳上也无新的红包鼓起。“该了的差不多了啦，是该琢磨着写点东西了。”

应该承认小巧精致，忙得糟糕的鲁迅文学院对于本深的恢复状态还是相当理想的，吃饭睡觉写作上课一切都由你自己安排，随心所欲可以逾矩。有了一群人，谁也不寂寞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锻炼身体，水泥场地是标准的篮球场，用来踢足球也是可以的，当然冲撞不可太用力，脑壳着地就危险了。还有每周一次的餐厅舞会，对诸多有雅趣的同学是很好的调剂。每天深夜，一切喧嚣都结束后，本深的操作就开始了，直到凌晨四五点方洗漱入眠，他写长篇，也写中短篇。对于众多的催稿信，他并不急，“债只能一笔一笔地还。”

作为旁观者，我知道本深生命中又一个高潮将要来到了。恰在此时，一位女性出现在他面前，使他的一切都滋润了，耐旱的生命也是需要水的。这也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件事：某一个周末，照例的餐厅舞会，撩人也恼人的乐曲响起了，住在顶楼的我们听着格外响。本深会一点舞步，却无固定的舞伴，僧多尼少，就是掺合进去也难以过瘾，在这种心理痒痒的时候他便拉上并不会跳的我下棋，或是看看少人争夺的电视。这时有人

叩寝室门，竟是进修班两位女士，其中一位代另一位说明来意，是请本深下去跳舞的。女士有请，固不可辞，本深懵懵中就随其去了。以后本深和她的关系就迅捷地密切起来，而可以大大方方地称其为“不老姬”了。说起这段缘份，还和本深第一个阶段的辉煌有关。第三次青创会期间，不老姬女士奉命去组稿，见到李本深戎装在身，英气逼人，听其侃侃而谈文学，笔记本上恭敬地记下不少李氏格言，在她心目中，本深的分数要比旁边几位名声更大的许多。而这回见到的李本深和从前判若两人，永远地一件蹩脚的西装，鼻之两翼累积着一大堆浑浊之气，好像已放到盐水里煮过几回了。她觉得奇怪，便产生了要弄清楚其中原因的愿望，于是就来邀其跳舞了。

应该说这是本深先前的辉煌时期埋下的一个最好的伏笔。

于是他改头换貌，蹩脚西装弃于一旁，穿上燕尾下摆的牛仔衣，头发也由乱糟糟变得整齐滋润而有光泽，就连额头也亮出一片光来。

于是他操练得更加兴致盎然，全不管外间的纷繁杂乱，真正是全身心地投入。他有了很明确的庞大的计划，那个“双碌碡”系列大约就是此时发端的，中篇《神戏》则是这个系列中第一朵灿烂之花，证实了本深第二次生命的高潮已来到。他写出《神戏》的那一个月我恰巧不在学校，具体情形不太清楚，据他介绍，庶人可称之为“举案齐眉”之产物，据说他先鼓捣的是另一篇，写来写去也不顺，他索性打开黑包，翻开某个硬壳本子，重新组成一组“明码”。著名编辑崔道怡看到手稿后，禁不住拍案叫好，说是十分功夫有九分也用到家了。等到正式刊出，同学们为之侧目，外界也不断有好消息反馈进来。甲刊乙刊都说是要转，可是一夜间这些事似乎就黄了。据说是有人

说：既然是这么扎实的作品，为什么要发在某某刊呢，发在该刊的小说，再好也得打个折扣，于是不转。这种说法自然有它的道理。只是本深无端代人受过，《神戏》亏了一大截子。

《神戏》之后，本深一直在猛烈地喷发。这期间还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，又参加了一次青创会——这回“不老姬”也是当然的代表，厚积厚发，她也很快就被文坛认可为很有实力的女作家。《神戏》搬上了银幕，出了两部长篇《刀下泪》和《疯狂的月亮》，中短篇力作也有了一大串：《残阳如血》（《人民文学》）、《黄土喀斯特》（《当代》）、《斑鸠列传》（《清明》）、《山鬼》（《小说》）、《狼佳铲铲》（《天津文学》）……这些中短篇有些我读过了，有的却无条件觅得。不过我想它们肯定和“双碌碡”都有些关系。“双碌碡”是本深在黄土高原建立的一个据点，它岂止是一座村庄，简直是一处深深的海洋，到目前为止，一切到外面闯世界的人都是双碌碡出生的，哪怕那情节展开的地点在极遥远的青山绿水的海岛上，或者在某一个人的隐秘心里，都必然有双碌碡滚过的痕迹。这反映他创作中收拢来的一种态势。他不想撒得太开了，致使总想走捷径的评论家绕开他走过。在校时，评论家雷达对《神戏》有过相当的热情，曾撰文介绍。现在呢，不知道本深的作品是否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？大约是仍然未必。而今软弱的评论界对“流行文学”竖起诸多降幡，而对严肃的好作品，往往说不出一句话。文坛的暗黯首先在于创造力的衰竭，也在于评论家触须的萎缩，本深的第二次创作高潮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，也还是有些背气呀。有意思的是《清明》一位从不写评论的小说编辑，在编好《黄土喀斯特》后，忍不住写了一大篇“编者附语”，颇细致准确地分析了这篇小说的艺术和思

想特色，今且录看下一段：

“读着这部从内容到形式均令人耳目一新的中篇佳作，不禁想起李本深几年前披露过的文学见解。他说：‘我认为作品是作家主观的特殊形式的外射。作品的外壳是第二客观的形式表现，作品的内核是作家的主观。’他还强调指出：‘创作的自由状态，就是作家自我的充分蒸发和解放状态。’可以说，《黄土喀斯特》正是这一艺术主张和审美观点的成功实践，充分体现了他那深沉浑厚而又挥洒自如的创作个性。

在这部中篇小说中，作者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藩篱，将颠倒了时间和零碎化的空间重新加以组合，构成一个独特完整的艺术天地。作品一开始便以幻觉与梦境为先导，带动历史与现实相互穿插，乡村和城市双向跳跃，把读者一步一步引进那一奇形怪状的黄土石林，在痴呆人组成的混和着蒙昧、恐怖、污秽、淫乱的世界之外的所在，经历一场真实得近乎荒诞，荒诞得极端真实的噩梦式的险遇。这一险遇随即凝聚为内涵深邃丰厚的象征物，如同音乐里的主旋律，在作品中时时回荡，处处盘绕。随着它那阴影一般的噪音伴奏，男主角‘我’在偏僻、穷苦的乡野与黑女子结成没有爱情的婚姻，紧接着迈向红男绿女、纸醉金迷的大城市，然后又回到古老、封闭的小县城，跻身于自命清高却又空虚无聊的文人行列，在与充满机遇时有风险的商界发生纠葛的同时，对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的官场丑类偶然一瞥，还将任凭时代大潮冲出，封闭、蒙昧状态依然不变的乡村扫描一番，从而把烙印在作者头脑中像迷宫那样五光十色、变幻莫测的社会与人生的不同层面，富于跳跃性又具有立体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。”

... ..

接下去还有具体分析，一则附语差不多四千字，李本深该满足了。评论家无话可说，就让他们休息吧，人间有你的知音。

在上面所引这段话里，还引用了本深一段文学创作的见解，我不知这是他的慎重思考还是即兴思辩，这主要证明了他的理论功底。他确实写过不少评论文字，在鲁院他就为好几个同学的新作写过评论。

这样看来，本深的确是一个极具才情的家伙了。这份才情就是撇开文学，也是要显露的，这里且举生活中一二个事例吧。

他于绘画本来毫无缘份，却为我画出了一张颇“神”的漫画。作家出版社“新星丛书”系列计划出我一个小说集，按体例需要一幅漫画，我懒得恭请漫画家们，就硬要本深代劳。于是我当了七八次静物写生的标本，摆出各种姿势由他勾勒。他放下手头稿子，也放弃傍晚操场上的锻炼，把自己放在房间内，一张一张画开了，画一张丢一张，开始画得既不“漫”，也不那么像画。两天后，房间内铺满了纸片儿，足足画了两百多张，他双眉紧锁，香烟猛抽，俨然大师派头，最后是很豪情地将墨笔一掷，缓缓说道：“拿去吧，吾之心血贯注于此矣。”我真的看到了一张形神毕肖的漫画。拿去给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看，——他们对漫画是很挑剔的，因为是这套丛书的特色之一——他们也直点头首肯，问道：“还有个画漫画的李本深么？”

由此可见本深之一斑。对这漫画他得意了很多日子，并自诩这幅漫画的艺术生命要比他的某些小说长远得多。

他还有一幅让人难忘的嗓子。这和他最初在基层的宣传队呆过倒颇吻合，不过他在宣传队主要是写歌词，嗓音没经过训练，一旦怒吼出声，连自己都有些吃惊。那是快毕业的某次联欢会，大家怂恿本深出节目，于是他整整衣襟，表情严肃，抓

起麦克风：“下面我唱一首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，《沁园春·雪》。”他的神情是那么庄重，以至纷嚷嬉闹的人们都静了下来，企盼着他唱。

“北一国一风一光……”

好家伙，整座楼似在颤抖，太响太亮了，我的耳膜大约被逼迫得凹进去了，不少人捂住了耳朵。“怎么这样响呀！”有人发出感叹；“放下麦克风！”有人叫道。可是我们的歌唱家全身心投入地唱着，真是个原驰腊象，悠悠自得，而且还将那话筒拿得离嘴近些。周围再是喧闹，也阻止不了他将“雪”唱完。

他鞠躬下场，我们耳朵里仍余音不断，真是太难享受了。有懂声乐的行家说，本深这嗓子，真是可惜了。早就该打磨打磨了。

好了，有关本深诸般才情，不多说，多了倒会起反作用的。通常情况下他是不怎么肯浪费自己才华的。

如今吃文学饭的人大分流，干什么的都有，也有的人索性什么也不干，有一口闲饭吃就行。李本深仍然固守着他的文学据点，有些人躲在文学圈内，不时掀起几个人之间的热闹，甚至于博得大众媒介三五天的青睐，那当然颇可自慰自娱，而本深虽则有近期的《神戏》及其它，仍然是相当寂寞，可贵的是他始终耐得住这份寂寞，一点也没有分心，始终没有加入他不想加入的合唱队，为一二作品不时在兰州北京之间奔波。和先前稍有不同的是，他在影视方面也颇得心应手了，近期又有一个电影剧本脱手，叫做《罂粟花儿奇情》，大约已经开拍。据说那里面是有很多狂欢场面的。

他的文学梦远还没有尽头呢。“李本深……，他想搞点真

东西，想得发狂。他认为：没有点有追求的人，就不会有闻名世界的民族。他要当大作家，因此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小说创作上……”这段话出自他从前作品的复印件里被涂抹过的作者介绍，是热情的编辑为他写的。他说不代表他本人的意思，我看多少也体现了他从前的意思。现在呢？现在当然今非昔比，作家固然还有大小之分，文学在历史的合力导致的世界性的巨变面前却不能不自卑，它确实是渺小而苍白的。就全球而言，没有人通过文学作品预言过苏联解体、冷战结束、巴尔干的族际战争，文学面对纷繁的世界只能目瞪口呆。当然，政治家也不过如此，只是他们照样夸夸其谈。看看我们周围，有过那么多的所谓“改革文学”，可是正确揭示真正的改革之路也不是很多。这个时代创造个人艺术生活的辉煌瞬间就会被世潮淹没，淹没得一点余烬也没有。本深你怨不得谁，也不怨谁，而是认命。

因而本深仍执著地做着文学梦，或者说吃着文学饭，至于做不做大作家，那就尽在不言中了，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。他的灵魂固守着那片黄土，那片喀斯特般神奇、险恶、迷人的土地，不断在黄土层中提炼出他精神的结晶，他的灵魂就注定要不断地漂泊。

他是一只早就放飞出去的鸟，飞翔很久，已经相当疲倦，然而无巢可归，世上本来就是并非所有的倦鸟都有他的巢穴。叽叽喳喳的麻雀扑腾一会儿就可以缩回到屋檐下闭眼休憩。苍鹰筑巢于峻岭峭岩也是可以驮着暮色归巢的，在巢里添好伤口，享受它的安乐。然而展翅九万里的大鹏有窝吗？庄子没有说，我看是没有的，一经振翅，它就只有飞，只是飞，没有返回家园那一天。实在累了，也只能停留空中，靠滑翔来休息。它无

法真正停下，一停就掉到地上去了。它也许看得见彼岸，也许看不见，却永远不可能到达。本深就是这样的一只鸟，他在奋力展翅的绵长过程中必定还会留下很多作品，其中有一部可能是杰作。

祝福本深漂泊的灵魂。

祝愿本深激情和灵感长着的双翅永远不要垂下，永远不要。